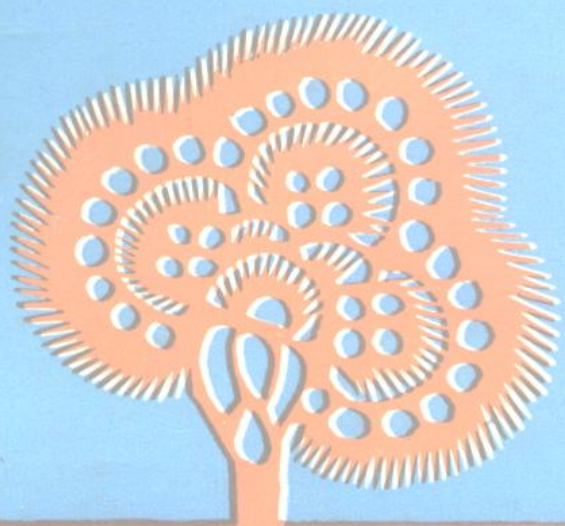




农妇随笔选

农妇随笔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农妇随笔选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插页：3 字数：203,000

印数：1—3,500

ISBN 7—5404—0043—9/I·39

统一书号：10456·222 定价：(简精)2.20元

VE73/34

目 录

耕的是心田	1
我家的春联	3
怪事	6
不是疯子的疯子	9
清晨在莱茵河畔	11
天地间的一个人	14
墨西哥之行	16
避冬的故事	19
看玫瑰花游行	22
齐天大圣参加玫瑰花游行	24
作客情怀	26
“退化论”	29

正常与不正常	31
鸡鸣早看天的日子	34
一点建议	36
不寻常的人与事	39
烦恼丝的烦恼	41
老羊迷途	44
布拉格小子	47
挺立在异族国土上的人	50
这几个人	52
农家子	55
黑人	57
锯腿	59
敲头	61
偶记	64
我看奥运	66
成功决非侥幸	68
俭朴	70
人弃我取	73
万圣节	76
与“鬼”同乐	79
看别人发疯	81
假日	83
小小孩子	86
一根乱丝	89

把春天留给故乡	91
克丽斯汀娜的世界	94
失题	97
究竟是中国孩子	99
哭一页历史	101
根本没有“代沟”	103
孩子讲故事	105
掉转了头	107
钓鱼记	109
作客	112
在晓雾中奔驰	114
一种偏见	117
寒山·拾得·老报人	120
不时代 反潮流	122
在钢铁缝隙里	124
夜恋	126
寂寞	129
情绪打结的时候	131
但求破衣里面是人	133
迷惘症	135
剑桥人的话	137
要开始做了	139
炉边闲话	142
要做和尚	144

墙与门	146
冬尽了	148
点点线线	149
两只脚的刺猬	152
对文明的困惑	155
钱和苦恼	157
没穿裤子没挂须	160
一片空白	162
邱吉尔和滇缅路	165
哗绅士	167
龙的儿子	169
可爱的疯子	171
山东丐民	174
一声警钟	176
人在秋风里	178
“我来了”	181
不容许有真美	183
天明前的电话	185
可怜你们这一代	188
血液于水	191
良心感	194
要有选择十字架的勇气	197
你们在无边际的尘沙中	200
改变与了解	203

我的固执	206
头发风波	208
书虫啃碎了的	211
杭州一日	214
活在不属于我的年代	217
面具	219
孩子, 珍重	222
我看不懂那些画	225
保留童心	227
成人的“幼稚园”	229
沙漠一老人	234
和“五四”专家吵嘴	237
和刘海粟聊天	240
根	247
我	249
换一条跑道	252
我为什么走	255
树木·花草·虫·兔和我	258
爱中国字画的洋科学家	261
好珍贵的几根菜	264
榜样	267
喝汤的故事	272
不忘祖先的民族	274

大家都想有个投奔的怀抱	276
我从桥那边来	279
小城	282
醉梦	284
时间	288
瓜朋豆友	291
科学·商品·艺术	293
老兵的聚会	296
真正的伟人	299
下雪了	302
发疯	305
月亮在异域的上空	308
字画中	311
我家的虫	313
秋风送我回老家	316
忏悔	319
电脑	322
为什么要吃皮鞋	325

我所认识的农妇	丁 咍 329
---------------	---------

耕的是心田

有位朋友对我说：“你根本就没有干过农活，自称农妇真笑死人。”

我虽没有正式干过农活，却也曾帮忙庄稼人锄草、推泥犁、割稻。现在，我身无半亩，仍不肯放弃耕种，但耕种的不是有形的田，而是无形的田，换句话说，就是方寸的心田。

人活着，总是忙忙碌碌，农妇忙了几十年，自己也不知忙些什么，看着人们在名利中打滚，有人自甘心为形役，有人却要摔开这种桎梏，寻求解放，解放的办法唯有学学陶老头子“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与其忙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还不如返回自我，打理一下将芜的心田，求心安、求理得，在这块小小的框框写几百半通不通的文字，自署农妇，只不过是表示个人的一点小小愿望。

马尔塞斯在《人口论》里提出警告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粮食按算术级数增加。”过了将近两个世纪，直到近几年来，人类才注意“绿化运动”，藉以增加粮食生产，缓和人口危机。人类对切身有关的根本生存问题，反应竟是

如此迟钝！

为了推行“绿化运动”，添设一项诺贝尔荣誉奖，鼓励科技专才，共同解决这个难题，当然，这比研究毁灭性武器要好得多了。

其实，人类如能克制贪鄙凶毒、争擅斗狠的野心，降低军备竞赛之类的消耗，集中人力物力，面对人口与粮食问题，那么，粮食生产决不致永远是按算术级数增加，一如马尔塞斯所提出的悲观论调。

增加粮食生产，必须从耕地面积和耕种技术上找寻办法，今日的科技发展，使瘠土变成良田，已不是难事，甚至化沙漠为绿洲，也有人提出尝试，至于种子、肥料、耕种法的改进，近几年来，不断有惊人的发现，粮食与人口的差距问题，应该能够获得解决。

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的预言，在过去，在落后地区，不能说完全没有效验，在廿世纪的科学时代，“绿化运动”冲破人口危机，应该为期不远了。

不过，我认为今天的问题，不只是需要土地绿化，人类的“心田”更迫切需要绿化；我们心田中，充满了红色、黑色、黄色，只是找不到平和安详的绿色。“人心惟危”，人的心，已经失去了平衡，即使绿化了整个地球，还是解决不了人类的危机。私心、野心、妒心、盗心、邪心、恶心，承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之弊，野草般的遍布心田。土地的“绿化”，要依赖科学，心田的绿化，就要依赖自己来耕种了。

我家的春联

农历新年，老伴照例要挥春，这是我国传统习俗，也是一种生活情趣。

春联多是祝福词句，也显示了这户人家的心态，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炮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等等皆是。我家的春联，是老伴杜撰的，年年不同，副副不同，但其中有一副是每年必写的；在香港，贴在厅堂里，来美国，贴在大门上，春联是：

“不伍城社鼠，甘为孺子牛”。

这是我和老伴的心愿，也是我们做人的态度。

事实上，我已做了几十年的“孺子牛”。不过，我得申明，这绝不是学鲁迅，我算老几？怎敢向他看齐？再说，鲁迅虽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我并不崇拜他，更谈不到摹仿了，我是深受邹韬奋先生的影响，他说：“我为什么爱年轻人？因为他们可以达成我一生无法达成的愿望。”

人，生也有涯，韬奋先生愿望很多，自然无法一一完成，唯有寄希望于下一代。我们这些下一代又不很争气，奋斗了几十年，看不到成果，只好匍匐爬行，做一头任劳

任怨的老牛，供再下一代驱策，但愿他们能洗净历史积存的污垢，将中国塑一个崭新的面貌。

廿多年来，许多孩子茁壮成长，成为社会支柱，我也曾为他们炒蛋做饭，补衣服，再或当他们寒窗苦读时，给予鼓励、安慰，只是尽了这么点心力，而今，看到他们的成就，也常从梦中笑醒。

我和老伴这两头牛，一年老一年，精力一年差一年，依然不改“孺子牛”的作风。近几年，牵牛的孺子愈来愈多，老牛喘息之余，仍乐此不疲；看来注定要终身做牛了。

由于做牛做得十分认真，因此，颇得孺子们的喜爱。过去也有嫌老牛走得慢，挥鞭喝斥的，有骑过一段烂泥地，一脚踢开老牛的，有见老牛乳汁枯竭，掉头而去的，也有拖不动牛头，老羞成怒的——幸而这类孺子少之又少，否则，老牛早已剥皮拆骨了，还能活到今天？

老，并不是坏事，在老的过程中，能累积很多经验教训，懂得趋吉避凶，发现不大对劲的人，赶紧撒开牛蹄，避之大吉。

讲实话，我这头牛命，算得是好命，告老归“栏”之后，仍有人喂青草，有人架牛棚，还有人经常牵牛过埠看世界，很少牛有这般好福气，自然做得甘心情愿了。

我原来喜欢老鼠，曾搜集不少老鼠画册和玩具。近十来年，突然发现老鼠可怕，老鼠体积小，在黑夜里，灯光下，影子大得吓人，张牙舞爪，可怕得很，避之唯恐不及，

还敢与它为伍？

于是有了“不伍城社鼠，甘为孺子牛”这副春联。

一九八六年二月于马利兰州

怪 事

我这个人，常遇到一些怪事，使我震惊、叹息、绝倒。很有一记价值。

十年前，在长途飞行中，掏出超薄新型小录音机，将访问问题重复几遍，同时修改一下词句，以免临场慌乱。

当时，飞机正进入中东上空，我眼睛望着窗外，嘴唇凑近录音机，专心复习。无意中，发现洋空姐、洋空少紧张兮兮的，在我座位旁打转，我没理睬，也毋需理睬。

不一会，来了个洋大汉，朝我举手敬礼，说：“我是副机长张伯伦。请问，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录音机，作纪录用的小型录音机。”说完，把录音机递给他。

洋大汉接过去，仔细察看了一会，说道：“能不能让我暂时保管，到达伦敦再交还给你？”

“有问题吗？”我问。

“因为它干扰电波。”

小小录音机会干扰电波？我一时无从了解他的意思，也不想多问，于是，挥挥手表示同意。

后来，一位服空勤的青年朋友告诉我，当时，我一身中国功夫装，短发，在他们看来，颇似“问题东方人”，在用无线通话机和地面联络，可能想要“劫机”。

堂堂先进国家飞机师，竟然不认识超薄小型录音机，怎令人相信？

有次，参加朋友周末聚会，来客尽是退役军人，济济一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像夏日池塘闹蛙，热闹极了。

真有趣！旧时枪口相对的敌人，今日，勾肩搭背，举杯互祝健康、快乐，人，真是奇妙的动物。

忽然，一个银发老洋人冲过来，老鹰抓麻雀般的把我箍住，喊道：“啊！上帝！终于见到你了！”

我礼貌的挣脱他的臂腕，问朋友：“他是谁？”

“勿晓得是啥人！”朋友用上海话回答。

主人来解围了，对老洋人说：“将军！她没有参加过缅甸作战，你认错人了！”

“不！是她，一定是她。”老洋人紧握我的手，盯着我，眼里闪着泪光：“当年，若没有你仁慈的收留和护理，我早就完了！”

我嗅到极浓的酒气，看来，再解释也是多余的。

唱机播出“拉康加”，这是二次大战军中最流行的舞曲，我将他带进人圈，然后悄悄退开。

在缅甸，一个中国姑娘救了个英国军官，几十年来，他一直在怀念救命恩人，中国姑娘，你现在哪里？

朋友给我看一份中文杂志，其中有一段：“孙淡宁是孙中山先生的嫡孙女。”

这个年头，下笔不经大脑的人太多了。虽然我很感激他给我这份光荣，但是，硬要我放弃湖南的祖宗，去认广东别人的祖宗，未免太霸道了。如果从姓氏上挖根，我应该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后代，可能性还较高些。哈！

一九八四年三月于大西洋上空